



卡夫卡小说全集

F. Kafka

失踪者·诉讼

DER VERSCHOLLENE, DER PROZESS

张荣昌 译



卡夫卡小说全集

失踪者·诉讼

DER VERSCHOLLENE, DER PROZESS

张荣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踪者·诉讼 / (奥)卡夫卡(Kafka, F.)著;张荣昌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8

(卡夫卡小说全集)

ISBN 978-7-5327-5756-5

I. ①失… II. ①卡…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6066号

Franz Kafka

DER VERSCHOLLENE · DER PROZESS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失踪者·诉讼

[奥]卡夫卡 著 张荣昌 译

责任编辑/裴胜利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 插页 5 字数 330,000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册

ISBN 978-7-5327-5756-5/I·3404

定价: 5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6162648

译本序

《失踪者》(Der Verschollene), 又译《美国》(Amerika), 是卡夫卡文学创作处于旺盛期后于1912年至1914年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卡夫卡生前没有去过美国, 但他对那里的社会状况颇有兴趣, 也经常提到他的“美国小说”, 马克斯·布罗德据此把这部小说题为《美国》。但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它时又称《失踪者》。1994年11月由德国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的此书即以后者为书名。这个译本也照此起名。

比起后期两部长篇小说来, 《失踪者》用笔较轻快, 色彩较明亮, 更加满怀希望。此时卡夫卡的艺术个性似乎尚未完全定性, 所以他还有创作一部狄更斯式的小说的想法。然而, 其时卡夫卡已是写出了《判决》、《变形记》等名篇的作家, 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已显露出的艺术特色,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也露出了端倪, 例如主人公被抛弃与被损害的境遇, 他的孤独感与陌生感, 以及作者对环境描写的怪诞情趣, 等等。因此, 这部作品在卡夫卡的创作整体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

的。书中的第一章《司炉》，作者曾将其抽出作为短篇小说单独发表，可见作者对其何等珍视。

在这里，我们不妨引述卡夫卡的一则日记，其中有一段是评论这部长篇小说的，从中也可以看出卡夫卡在批评狄更斯所采取的既钦佩又尖锐的语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从不因看到一个诗人的优点就头晕目眩得看不到阴暗面，在看到一个人在另一方面公开表现出来的坏习惯和缺点的同时，他从不对此人的优点视而不见。这一页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狄更斯的科波菲尔，箱子的故事，令人高兴和令人着迷的人，低贱的工作，庄园的情人，肮脏的房屋，等等（《司炉》明显地模仿了狄更斯，计划中的长篇小说尤甚）。据我现在看来，我的意图是写一部狄更斯式的长篇小说，仅仅是多了些更明亮的灯光，这是我从时代中提取出来的，还多了些更黯淡的灯光，这是我自己加上的。狄更斯的丰富才思，它毫无顾虑地汹涌奔流，但因此就有了可怕的软弱无力的地段，他在这些地方只是疲倦地将已经获得的东西乱搅一气。荒唐的整体之印象是不纯的，一种文体上的不规范。情感泛滥的表现手法的后面是冷酷无情。这是一些粗糙刻画性格的原木，在每一个人那儿都人为地打入了这种原木，没有这种原木狄更斯就没有能力攀缘到他的故事上去。

* * *

《诉讼》是卡夫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于1914年至1918年，是断断续续写就的。完成《失踪者》的那一年，正好是《诉讼》创作

的起始年。

主人公约瑟夫·K做了什么了，小说中没有说，按市民的标准来衡量，他是无辜的，他“无可非议或没有多少可非议之处”。然而他还是“完全无罪却如同恶魔”。他不知怎么的符合不了一种正确生活的法则。他被一个神秘的法庭追究责任，他去法院申诉，法院的无关紧要人员一一登场，但真正顶事的法官却似有若无。而正是这种看不见的法官对被告构成了无形而又有感的威胁。它威严、冷漠、无情。不管被告怎样求神拜佛，屈尊俯就，却始终没有人过问他的案情，也没有人能够倾听他的申诉。在这里，任何申诉书递上去都只能石沉大海，因为在这里，“只要一个人说你有罪，你就永远洗不清”。你越洗，拢住你的绳索就收缩得越紧。约瑟夫·K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毁灭。

在《诉讼》中，事情的整个进程非常不像可能发生的样子，以致看来像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寓言，可其中却没有任一点（或几乎找不到任一点）使人觉得完全不可能。一个富裕城市的法庭竟然设在又暗又脏的阁楼里。人们往自己的办公楼的杂物间里一看，竟然发现两个法庭看守正在遭受鞭打。主人公只能猜测自己被判决了，但几乎没问过判了什么刑，有时他甚至怀疑是不是判了刑，他继续活下去，他没有耽误恋爱、饮食和读报，直到有一天来了两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人，请他跟着他们走，他们极有礼貌地把他引到一个荒凉的郊外，把他杀了。这时读者会发现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显而易见的：主人公的遭遇越是不寻常，故事便越显得自然而然；这正符合人生的庞杂性与此人借以承担此种生活的质朴性之间的明显差距。看来，正是这样，我们才确切地感受到《诉讼》所要陈述的是什么。我们不妨可以说，它正是人的境遇的一个复本。

《诉讼》“在大教堂里”那一章，有一处写到神父对K讲的一个寓意深奥的故事。这可以说是《诉讼》的画龙点睛之笔。一个乡下人想进法的大门找法，苦等了一辈子也不得而入。从理论上讲，“法”代表公平和公正。在现实生活中，法的形式或法的大厦随处可见。然而在卡夫卡看来，真正的法是可等而不可及，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张荣昌

目 录

译本序	1
失踪者	1
司炉	3
舅舅	32
纽约近郊乡村别墅	46
通往拉美西斯之路	82
西方饭店	109
鲁滨孙事件	134
避难	173
俄克拉何马露天剧场	227
附录	248
1. 残稿	248
2. 原出版者后记	264
诉讼	269
被捕	271
先与格鲁巴赫太太后与比尔斯特纳小姐 谈话	285
初审	297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 大学生 办公室	312

鞭笞手	333
叔叔 莱妮	340
律师 工厂主 画家	358
商人布洛克 解聘律师	401
在大教堂里	428
结局	449
比尔斯特纳的女友	455
检察官	462
去埃尔莎那儿	468
同副经理的斗争	470
房屋	474
看望母亲途中	478
原著出版说明	481
附录	483
1. 作者删去的段落	483
2. 《诉讼》第一版后记(1925)	489
3. 《诉讼》第二版后记(1935)	497
4. 《诉讼》第三版后记(1946)	499
5. 马尔科尔姆·帕斯莱伊的补充说明 (1993)	500

失 踪 者

司 炉

十六岁的卡尔·罗斯曼受家里一个女仆的引诱，这女仆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因此他被他可怜的父母送往美国。当他乘坐的船只徐徐驶入纽约港时，他一眼就看见了那座久已受到瞩目的自由女神雕像，它矗立在骤然明亮起来的阳光下。女神持剑的手臂兀然伸向天空，她的身躯被自由的清风吹拂着。

“好高呀！”他暗自思忖，因为根本就没想到要下船，所以就让他身旁经过的越来越膨胀的提着行李的人汇成的人流慢慢挤到了甲板上的栏杆旁。

一个与他在旅途中有过一面之交的年轻小伙子一边从他身旁走过一边说：“喂，您还不想下船？”“我这就下船。”卡尔朝他笑笑说，随即便顽皮地把箱子举到肩上，显出自己是个强壮的小伙子。可是正当他眼看着他的熟人轻轻挥动着木棍随同他人一道离去的时候，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雨伞落在下面船舱里了。他马上叫住那个熟人，求他照看一下自己的箱子，那人似乎并不怎么乐意。他察看着周围情况，

熟悉一下回来的路，便匆匆离去。不巧，大概是为了送客上岸的缘故，他发现底舱里那条本来可以使他少走不少路的过道头一次被堵死，便不得不穿过曲里拐弯的走廊，穿过一间只放着一张孤零零写字台的空落落的房间，费劲地寻找那一层又一层的楼梯，直至他确实完全迷失了方向，因为这条路他只走过一两次，而且都是跟着好多人一起走。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而且由于他看不见一个人影，只听见头顶上成千入脚步擦地时发出的沙沙声和从远处传来机器终于停止运转时发出的好似一种喘息的声音，他便随着寻路脚步之所至，不假思索地对着随便一扇什么小门敲了起来。

“门开着呢。”屋里有人喊，卡尔舒了一口气打开门。“您为什么这样发疯似地敲门？”一个彪形大汉问，他几乎瞧都没瞧卡尔一眼。透过船舱里什么地方的一扇天窗，一束混浊的、被上面的烟雾和灰尘弄得昏暗不堪的光线落进这间凄凉的舱房。舱房内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沙发椅和这汉子挨在一起站着，活像入库的物件。“我迷路了，”卡尔说，“乘船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现在才知道这艘船大得了不得。”“可不是，您说得对。”大汉有些自豪地说，不停地摆弄着一只小箱子上的锁，他用双手一再关压那箱子，听锁簧扣入的声响。“您倒是进来呀！”大汉继续说，“您别站在门外嘛！”“我不打扰您吗？”卡尔问。“啊，看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是德国人吗？”卡尔还试图确认一下，因为他听说过许多有关新来美国的人受坏人威胁、尤其是受爱尔兰人威胁的事。“是的，是的。”大汉说。卡尔仍还犹豫。于是，大汉猝然抓住门把手，就势把门这么一拉，迅速把门关上，将卡尔拉进房间，拉到自己身边。“我受不了别人在过道上往里瞧我，”大汉说，他又在鼓捣他的箱子，“每个人从旁边走过，都往这里面瞧一眼，鬼才受得了呢！”“可是过道里现在空空如也嘛。”

卡尔说，他颇不舒服地挤在床杆旁边站着。“是呀，现在，”大汉说。“说的就是现在嘛，”卡尔心想，“这个人真难说话。”“您躺到床上去吧，还是床上地方大一点。”此人说。卡尔尽量小心翼翼地爬上床去，边爬边大声嬉笑头一次企图一跃而上的徒劳尝试。可是他刚一上床，他便叫喊：“天哪，我把我的箱子完全给忘记了！”“箱子在哪儿？”“上面甲板上，一个熟人在照看。可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说着，他从他母亲为他这次旅行特意在上衣的衬里上缝制的暗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布特尔鲍姆，弗兰茨·布特尔鲍姆。”“您急需这只箱子吗？”“当然喽。”“噢，那您为什么把它交给一个陌生人呢？”“我把雨伞忘在下面了，就赶紧跑来取伞，可又不愿意随身扛着箱子。后来我竟然还在这儿迷了路。”“您独自一个人？没有个伴儿？”“嗯，一个人。”“或许我可以求这个人帮帮忙，”卡尔在脑子里转悠，“我到哪儿能马上找到一个更好的朋友呢？”“现在您把箱子也给弄丢了。雨伞就更甭提了。”此人坐到沙发椅上，卡尔的事情似乎多少引起他关注了。“可是我相信，箱子还没有丢。”“我才不信呢，”大汉说，使劲搔他那一头短而密的黑头发，“码头变了，船上的风尚也跟着变。在汉堡您的布特尔鲍姆也许会照看箱子，在这儿八成是两样都没影儿了。”“那我可得赶快上去看看，”卡尔一边说，一边环视四周，看他怎样才能出去。“您待着吧，”此人说，并用一只手朝他的胸脯简直是狠狠地一推，把他推回到床上。“为什么？”卡尔生气地问。“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这人说，“过一会儿我也走，到时候我们一起走。箱子要么已被偷走，再找也无济于事；要么那人把它放在原地了，等旅客统统上岸后，我们很容易就能把它找到。您的雨伞也是这样。”“您熟悉这艘船？”卡尔怀疑地问，他觉得，在空船上最容易找到他的东西，这个想法在平时令人信服，如今却似乎隐伏着什么

麻烦。“我是船上的司炉。”此人说。“您是船上的司炉！”卡尔高兴地叫了起来，简直是喜出望外了，并撑着双肘，仔细端详这个汉子。

“我和那个斯洛伐克人同睡一个房间，就在那房间前面开了一个舱口，从那舱口我可以看到机房里面。”“不错，我就在那儿干活，”司炉说。“我一向对技术感兴趣，”卡尔顺着自己原有的思路说，“假如我不是必须来美国的话，今后我一定能成为一名工程师。”“那您为什么非来美国不可呢？”“噢，甭提了！”卡尔说，一挥手做了个轻蔑的不屑一谈的手势。与此同时，他面带微笑望着司炉，似乎是在请求对方谅解自己不便说出的苦衷。“事出有因嘛，”司炉说，不太清楚他这么说是让卡尔说出事因还是不要他说出。“现在我也当司炉了，”卡尔说，“我当什么，我父母现在完全管不着了。”“我的职务快要空下来了，”司炉说，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似的将双手插进裤袋，皱巴巴铁灰色皮裤里的双腿一跃便上了床，想舒展舒展双腿。卡尔不得不朝墙边挪动一下身子。“您要离开这艘船？”“是的，我们今天开路。”“这究竟为什么呢？您不喜欢当司炉？”“噢，这要看具体情况，喜欢还是不喜欢，这并不总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也让您说对了，我也是不喜欢。您大概不是真的想当司炉，可是这样却偏偏最容易就当上司炉。我坚决劝您别干这个。既然您曾想在欧洲上大学，为什么您不可以在这儿上大学呢？美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强多了。”“这完全可能，”卡尔说，“可是我根本没有钱上大学。我读到过一个人的事迹，这个人白天在一家店铺干活，晚上一直学习到深夜，后来成了博士，还当上了市长呢，我想，这可是需要很大的毅力，对不对？我怕，我没有这个毅力。另外，我上中学时功课并不特别好，离开学校时我心里确实没感到难过。这儿的学校也许更严。英语我几乎一点儿都不会。我看，这儿的人压根儿对外来人都有偏见。”“这您

也领教过了？嗨，那就好嘛。那您就是我的人啦。您瞧，我们在一艘德国船上，它属于汉堡——美国航线，为什么这儿不全是我们德国人？为什么司炉长是个罗马尼亚人？他叫舒巴尔。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而这狗娘养的居然在一艘德国船上欺压我们德国人！您别以为，”——他喘不过气来，他摇摇手——“我是为发牢骚而发牢骚。我知道，您没有什么势力，本身又是个穷小子。但这家伙欺人太甚！”说罢，他用拳头多次敲击桌子，敲打时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拳头。“我在那么多的船上干过活，”——他像说一个词儿似的一口气接连举出二十条船名，把卡尔听得头昏脑涨——“干得很出色，受过嘉奖，是个合乎船长们口味的工人，我甚至在同一艘商船上连续干了好几年，”——他站起来，好像这是他一生的顶峰——“而在这儿在这艘船上，一切都得循规蹈矩，用不着动半点儿脑筋，在这里我毫无用处，在这里我总是碍舒巴尔的事，是个懒汉，只配让人给撵出去，拿到的工资是别人的恩赐。您懂这个吗？我不懂。”“您决不要容忍这样的事。”卡尔激动地说。他几乎已经失去了自己是在一艘船的不安全的甲板上、在一个陌生的大陆的海岸上的感觉，在这里在司炉的床上他倒觉得就像在家里一样。“您找过船长了吗？您向他摆过您的理了吗？”“啊，您走吧，您最好还是走开。我不希望您待在我这儿。您不注意听我说什么，却给我出主意。我怎么可以去找船长呢！”说罢，司炉又颓然坐下，两手捂住脸。

“我没法给他出更好的主意。”卡尔暗自思忖。他根本就觉得，他本来就应该去取自己的箱子的，不该在这里出什么主意，人家还认为这都是馊主意呢。当父亲把箱子永远交给他的时候，父亲曾开玩笑问他：“你能把它保存多久？”而现在这只珍贵的箱子也许当真已经丢失了。惟一的安慰是，即使父亲查询起来，也无从了解他现在的情

况。他一直随船到达纽约，轮船公司能说的无非也就是这句话而已。可是令卡尔感到惋惜的是，箱子里的衣物他几乎都还没动用过，尽管他譬如早就应该换换衬衫了。这么说来，他是白节省了；现在，自己的生涯刚刚开始，正需要穿戴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穿着这件肮脏的衬衫抛头露面。不然的话，丢失这只箱子也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因为他身上穿着的这套西服比箱里的那套还好，箱里的那套本来只是临时应急穿的，就在动身前不久妈妈还不得不把它缝补了一下。现在他也回忆起，行李箱里还有一段意大利味罗那腊肠，那是他妈妈特意给他装进去的，旅途中他毫无胃口，况且船舱里分发的汤也足够他吃的了，所以他只吃了其中最小的一节。可是现在他却巴不得手上能有这段腊肠，好把它孝敬给这位司炉。因为给这样的人随便塞点小玩意儿就能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卡尔是从他父亲那儿得知的，父亲就是用撒雪茄的办法而赢得那些跟他有业务关系的下级职员的支持。现在卡尔可以赠送的也就只有他随身带着的钱了，而这钱他暂时还不愿意动用，万一他真的把行李箱丢了。他的思绪又回到他的行李箱上，现在他确实无法理解，既然现在这只行李箱他这样轻易地就让人给拿走了，那么一路上他又何苦那样小心翼翼看守它，弄得自己晚上几乎都无法合眼呢。他回想起那五个夜晚，一个小个子斯洛伐克人睡在他左边离他两个床位的地方，他一直怀疑这个斯洛伐克人在打自己的行李箱的主意。这个斯洛伐克人一直在暗中窥伺，只要卡尔终于犯困打一小会儿盹儿，他就可以用那根白天一直拿在手里玩弄或练习着的长棒把行李箱钩到他那边去。白天，这个斯洛伐克人看上去相当天真无邪，可是夜幕刚刚降临，他就不时地从自己的铺位上坐起来，忧伤地朝卡尔的行李箱这边望过来。这一切卡尔看得一清二楚，因为尽管船章明令禁止，时不时仍有人怀着移民的焦灼不安点燃